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稗類鈔卷八

侍讀臣孫球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孫溶

欽定四庫全書

宋稗類鈔卷七

常熟潘永因編

奢汰

宋師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曰烟
氣易以蠟炬閉目云烟氣愈甚問之曰然則宮中未
嘗點燈耶對曰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
一室如白晝也

劉銀據嶺南置兵八千人專以採珠為事目曰媚
川都每以石碓其足入海一行至六百人其溺而
死者相屬也久之珠充積內庫所居殿宇梁棟簾
箔盡飾以珠窮極奢麗後宋師之入一火而燼

趙韓王兩京起第外門皆柴荆不設正寢始入門小廳
事三間堂中位七間左右分子舍三間南北各七位
與堂相差每位東西廡鑿三井後苑亭榭制作雄麗
廳事前有椅子十隻式樣古朴坐次分列皆自韓王

安排至今不易太祖幸洛初見柴荆既而至堂筵以
及後圃晒之曰此老子終是不純堂中猶有當時酒
甌如膠漆以水參之方可飲馨烈倍常初河南府歲
課修內木植或不時具俾有司督按乃曰為趙普修
宅買木所分尋有旨待趙普修宅了上供
韓王治第麻搗
錢一千二百餘
貫其他可知塗壁以麻搗土
世俗遂謂塗壁麻為麻搗

真宗建玉清宮自經始及告成凡十四年其宏大瓌麗
不可名似遠而望之但見碧瓦凌空聳耀京國每曦

光上浮翠彩照射則不可正視其中諸天殿外二十
八宿亦各一殿榱桷杞梓搜窮山谷璇題金榜不能
殫紀朱碧藻綉工色巧絕費拱欂楹全以金飾入見
驚恍褫魄迷其方向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
能會計天下珍樹怪石內府奇寶異物充牣襍積窮
極侈大餘材始及景靈會靈二宮觀然亦足冠古今
之壯麗矣議者以為玉清之盛開闢以來未之有也
阿房建章固虛語爾天聖歲六月中宵暴雨震電起

尺語不相聞俄而光照都城如晝黎明宮災無餘大
像穹碑悉墜煨燼見者無不駭歎明肅皇后垂簾對
兩府大臣而泣追念先志罷宮使王曾柄相黜判官
翰林學士歸西垣授夏竦以修宮使力期興復議論
喧然言事者競進說難復乃止

太宗志奉釋老崇飾宮廟建開寶寺靈感塔以藏
師舍利臨瘞為之悲涕興國構二閣高與塔侔以
安大像遠都城數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級方見佛

殿腰腹佛指大皆合抱兩閣又開通飛樓為御道
麗景門創上清宮以尊道教殿塔排空金碧照耀
皆極一時之盛觀自景祐初至慶厯中不十年間
相繼災毀略無遺焉

開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為金碧焚煌臣以為塗膏黷

血

張耆既貴顯嘗啟章聖欲私第置酒以邀禁從諸公上
許之既晝集盡歡曰更願畢今夕之樂幸毋辭也於
是羅圍翠幙稠疊圍繞高燒紅燭列屋蛾眉極其殷

勤豪侈不可狀每數杯則賓主各少歇如是者凡三
數諸公但訝夜漏如是之永暨至撤席出戶詢之則
云已再晝夜矣古有長夜之飲或以為達曙非也薛
許昌宮詞云晝燭燒闌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
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所謂長夜飲也
宋子京好客嘗於廣厦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百味具
備歌舞俳優相繼觀者忘疲但覺更漏差長席罷已
二宿矣名曰不曉天大宋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

讀周易聞小宋點華燈擁歌妓醉飲翼日諭所親令
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
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齋煮飯時
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齋
煮飯是為甚底

丞相陳秀公治第於潤州極為闊壯池館縣亘數百步
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
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

宋朝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列從燦如圖畫
京師人嘆曰好一條軟秀天街近日士大夫騎吏繁
華者亦號半里橋

石延年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鐘之聲
其家僮數十人嘗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僮問豪
為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
曳綺紈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僮曰郎君素未
嘗接士大夫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意亦似欲

相見試探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著帽往坐於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著頭巾繫勒帛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帳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是饌亦各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妓十餘人樂器粧服亦皆整麗一妓酌酒以進酒罷諸妓執果肴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左右京師人謂之軟盤酒五

行羣妓皆退主人亦翩然而逝略不知揖客曼卿獨步而出言豪者之狀憫然不分菽麥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問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人通往還雖鄰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石曼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揖而語曰公幸過我家石許之同入委巷抵大第藻飾宏麗錦繡珠翠殆非人間所擬歌舞歡醉丐書為揮籌筆驛詩數篇

以金帛數百千贈之復使駟從送還恍然不知其誰翼日殆無復省所居矣他日過諸途又遺以白金數兩謂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最為

佳句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儻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培其岡阜使稍加於舊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內乂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即其地

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嶽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泚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調民搜巖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斲山輦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四指揮盡以充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計會宦

者以獻者太率霸壁大湖諸石二淞奇竹異花登萊
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渡江鑿
城郭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勔及蔡
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枝藝凡六載而成
亦呼為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
傑觀雄偉瑰麗極於此矣越十年金人犯闕大雪盈
尺詔令民任便斫伐為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萬
人臺榭宮室悉皆拆毀官不能禁也予頃讀國史及

諸傳記得其始末如此每恨其他不得而詳後得徽
宗御製記文及蜀僧祖秀所作華陽宮記讀之所謂
壽山艮嶽者森然在目也因各撫其略以備遺忘云
御製艮嶽記畧曰於是按圖度地庀徒僦工累土積
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壁
芙蓉之諸山最瓌竒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蘓武林明
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椰栝
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

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闌
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
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縣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
高峰峙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結
構山根號綠萼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內
方外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
有紫石之巖祈真之磴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
壽山嵯峨兩峰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水

清泚連漪鳬雁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
亭曰壺壺北直絳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
幾十里而方廣兼數十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芎
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秣築室
若農家故名西莊有亭曰巢雲高出峰岫下視羣嶺
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縣亘數里與東
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白龍淵
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半山間樓曰

倚翠青松蔽密布於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
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為蘆渚亭曰浮陽
西為梅渚亭曰雪浪沼水西流為鳳池東出為研池
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
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
揮雲廳復由磴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絕路
隔繼之以木棧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
攀至介亭最高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

怪巉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麗雲半山居
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
其上流注山澗西行潺湲為漱玉軒又行石間為煉
丹亭巖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澗閣北
岸萬竹蒼翠蓊鬱仰不見天有勝筠菴躡雲臺消閒
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為山莊
為回谿自山谿石罅蹙蹙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
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

出一入一榮一彫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
大壑深谷幽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曩也
又不知邪郭寰會紛萃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人謀
鬼化非人力所能為者此舉其梗槩焉祖秀華陽宮
記曰政和初詔作壽山艮嶽於禁城之東陬命閹人
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
十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巧石
皆激怒舐觸若踉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

狀彈奇盡怪輔以礪木癭藤雜以黃楊青竹蔭其上又隨其幹旋盤曲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於絕頂增高樹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良工絕伎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以億萬計鑿池為溪澗疊石為隄捍隨石之性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為岡陵山骨暴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峯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間留隙穴以栽黃楊

曰黃楊嫩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
嶂又赭石為山任其自然而植以椒蘭曰椒崖積衆山
之末增土為大坡植側柏萬數枝幹柔密搽之不斷結
為幢蓋鸞鶴蛟龍之狀曰龍柏坡循壽山而西移竹成
林復開小徑至百數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
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班竹麓又得
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為山貼山卓立山陰置
木櫃絕頂鑿深池車駕臨幸則開閘注水為瀑布曰紫

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艮嶽之麓琢石為梯石皆溫潤
淨滑曰朝真磴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
棠洲壽山之西別治園囿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
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綠萼華堂築臺高九仞周
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為
品字門以通前後中建八角亭緣窗檻以瑪瑙石琢
其地為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
東西擷景二園西則溯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

復自瀟湘江亭開開通金波門北幸擷芳堤堤外築
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畧無隙地又於
其旁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崖磴凡自
苑中登羣峯皆由此出入道絕窄險石多峰稜過者
股栗又為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春陂桃花閨雁池
迷真洞總名之曰華陽宮大抵衆山環列就中得平
蕪數十頃為園囿而闢宮門於西大石百餘枚林立
左右名曰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峯獨居道中廣百圍

高六仞錫爵盤固侯束石為亭以庇之高五十丈御
製記文親灑宸翰碑高三丈附於石之東南陬其餘
衆石或若羣臣入侍帷幄正容凜不可犯或戰栗若
敬天威或儼然而立或奮然而起或翼然超羣或竦
然危峙或偃僂而趨或奔赴而關上既悅之悉與賜
號守吏以奎章畫列於石之陽其他軒榭庭徑各有
巨石棋列星布並與賜名惟神運峯前巨石以金飾
其字餘皆青黛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

壽老松棲霞捫參御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蹲
螭坐獅堆青凝碧金鰲玉龜疊翠獨秀棲烟韞雲風
門雷穴玉秀玉寶銳雲巢鳳跼龍雕琢渾成登封日
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蘊玉琢
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於渚者曰翔鱗立於溪者曰
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於壽山者曰南屏小
峯附於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列於沃泉者
曰留雲宿霧又為藏烟谷滴翠巖搏雲屏積雪嶺其

間黃石仆於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
神運峯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置於環春堂者
曰玉京獨秀太平巖置於綠萼華堂者曰卿雲萬態
竒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靖康元年
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牆避兵於壽山艮嶽之
顛時大雪新霽四望林壑如在玉山瑤宇祖秀周覽
累日咨嗟驚愕信天下之僻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
明年春復遊華陽宮而民廢之矣

御製記幾二千言
又命竊思殿應制

李質曹組作賦以進賦各二千三百言復命二臣各作七言百韻詩極其鋪張揚扈俱載王明清揮麈錄

艮嶽既成以為山在國之艮位故名及金芝產於萬壽峯故改名壽嶽宣和五年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閘數月乃至會初得燕山之地賜號敷慶神運石石傍植兩檜一天矯者名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卧雲伏龍之檜皆金牌金字書之御題云拔翠琪樹林雙檜植靈囿上稍蟠木枝下拂龍髯茂撐擎天半分連卷虹

兩負為棟復為梁夾輔我皇構嗟乎檜以和議作相
不能恢復中原已兆於半分兩負而一結更是高廟
御名要皆天定也

艮嶽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慮其
法先以膠土實填象竅其外用麻筋雜泥裹之令員
混日曬極堅始用大木為車致於舟中直俟抵京然
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又萬歲
山大洞數十其洞中皆築以雄黃及盧甘石雄黃則

辟蛇虺盧甘石則陰能致雲霧滃鬱如深山窮谷後
因經官折賣有回回者知之因請賣之凡得雄黃數
千斤盧甘石數萬斤

艮嶽之建諸巨璫爭出新意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
所貢珍禽之在籞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拳
擾為優場戲請於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興衛鳴蹕
張黃蓋以遊至則以巨枰貯肉炙梁米翁倣禽鳴以
致其類乃飽飲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圃者四集不

假鳴而至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一日徽祖來幸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焉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因測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靖康圍城之際有詔許捕馴獵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餐云

艮嶽初成令有司多造油絹囊加水湮之曉張於危巒絕巘之間既而雲盡入焉遂括囊滿貯每車駕所臨輒開縱之須臾滃然充塞名曰貢雲

前世壘石為山未見大顯著者至宣和艮嶽始興大役連轡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峰偉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且各圖為譜然工人特出於吳興蓋其地北連洞庭多產花石而卞山所出類亦秀奇故四方之為山者皆於此中取之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衛清叔吳中之園一山連亘二十畝位置四十餘亭然秀拔有趣又不如俞子清侍郎家為奇絕蓋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畫故能出心匠之巧峰之大小凡百餘

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鉅釘而犀株玉樹森列傍午
儼如羣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狀大率如昌黎南
山詩中特未知視牛奇章為何如耳乃於衆峯之間
縈迴曲澗甃以五色小石傍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
有聲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蔭巨竹壽藤蒼寒茂密
不見天日旁植名藥奇草荔薜女蘿絲紅葉碧潭傍
橫石作杠下為石渠潭水溢自此出然潭中多文龜
斑魚夜月下照光景零亂如窮山絕谷間也今皆為

有力者負去荒田野草淒然動陵谷之感焉

政和中將作監賈謹明仲奉詔為童貫治賜第於都城
既落成賈往謝之貫云久勞神觀竟未能小款翼早
幸見過點心明仲詰朝往見賓主不交一談頃之一
卒持二物若寶蓋瓔珞狀張於貫及已之上視之皆
真珠也各命二雙鬟捧卓子一隻至所座前又令庖
人持銀鐐竈即廳之側燎火造包子以酒食行凡三
每一行易一卓凡果榘酒盃之屬初以銀次以金又

次以玉其製作奇絕目所未睹三杯即撤賈辭出歸
舍見數人立於門云太傅致意適來大監坐間受用
一分器皿及雙鬟悉令持納計其直踰數萬緡賈由
此富聞湘中

玉黼盛時庫中黃雀鮓自地積至棟凡滿三楹蔡京對
客點檢蜂兒現在數目得三十秤童貫既敗籍其家
有劑成理中丸幾千觔近官籍賈師憲第果子庫糖
霜凡數百甕主者以為不可留難載帳冊遂輦棄湖

中民家瀕湖居者一時多汲得甘水胡椒八百石領
軍糗一屋不足多也

王黼宅與一寺為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旁溝中漉取
流出雪色飯洗淨晒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
宅骨肉絕食此僧即用所積乾飯復用水浸蒸熟送
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饑

南渡後禁中避暑多御復古選德等殿及翠寒堂納涼
長松修竹濃翠蔽日層巒奇岫靜窈縈深寒瀑飛空

下注大池池中紅白菡萏萬柄園丁以瓦盎別種分
列水底時易新者庶幾美觀并置茉莉素馨建蘭麝
香藤朱槿玉桂紅蕉闌婆簷蔔等南花數百盆於廣
庭鼓以風輪清芬滿殿御筯兩旁各設金盆數十架
積雪如山紗厨後先皆懸挂伽蘭木真蠟龍涎等香
珠百餘蔗漿金盃珍果玉壺初不知人間有塵暑也
洪景廬學士嘗賜對於翠寒堂當三伏中膚粟體戰
不可久立上問故笑遣中貴人以北綾半臂賜之則

其境界可想見矣

楊和王沂中居殿巖日建第清湖洪福橋規制甚廣自居其中旁列子舍四皆極宏麗落成之日縱外人遊觀一僧善相宅云此龜形也得水則吉失水則凶時和王方被殊眷從容聞奏欲引湖水以環其居思陵首肯曰朕無不可第恐外庭有語宜密速為之退即督濠寨兵數百且多募民夫夜以繼晝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蜿蜒縈繞凡數百丈三晝夜即竣事未

幾臺臣果有疏言擅灌湖水入私第以擬宮禁者上
曉之曰朕南渡之初金人退而羣盜起遂用議者羈
縻之策刻印盡封之所有者止淮浙數郡耳會諸將
盡平羣盜朕因自誓除土地外凡府庫金帛俱置不
問故諸將有餘力以給泉池園囿之費若論平盜之
功雖盡以西湖賜之曾不為過況此役已成惟卿容
之言者遂止繼而復建傑閣藏思陵御劄且揭上賜
風雲慶會四大字於上蓋取大龜昂首下視西湖之

象以成僧說自此百餘年間無復火災人皆神之至
辛巳歲其家以閣捨開元佑聖觀說者謂龜失首疑
為不祥次年五月竟燬延燎潭潭數百楹不數刻而
盡益驗毀閣之禍云

宣政極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為恨遂用龍涎
沉腦屑灌燭內列兩行數百枝焰光香瀟鈞天所無
也建炎紹興久不進此章太后旋鑾沙漠復值稱壽
高宗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燃僅列十數炬太后

陽若不聞上至奉卮白太后曰此燭頗愜聖意否太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賜諸人閣內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樓叔韶鏞初入太學與同窗友厚善休日友謂叔韶寂寞不自聊吾欲至一處求半日適飲醇膳美又有聲色之玩但君性輕脫或以利口敗吾事能息聲則可偕往樓敬諾要約數四乃相率出城買小舟沿葦行將十里舍舟陟小坡行道微高下又二里得精舍門

徑絕卑小而松竹花草楚楚然友款於門即有小童
應客主人繼出乃少年僧姿狀秀美進趨安詳殊有
富貴家氣象揖客曰久別甚思款接都不見過何也
揖樓為誰友曰吾親也遂偕坐款語十刻許僧忽回
顧日影下庭西笑曰日肝二君餒乎便起推西邊小
戶入華屋三間窗几如拭玩具皆珍奇喚侍童進點
心素膳三品甘芳精好撤器命推窗平湖當前數十
百頃其外連山橫陳樓觀森列夕陽返照丹碧紫翠

互相映發漁歌菱唱隱隱在耳騁望久之僧以麈尾
敲闌干數聲俄有小畫舫傍湖而來二美人徑出登
岸靚粧麗質王公家不過也僧命具酌指顧間觴豆
羅陳窮極水陸左右執事童皆狡好杯行美人更起
歌舞僧與友謔浪調笑歡意無間樓神思愴恍正客
危坐噤不敢吐一語伺僧蹙起挈友臂扣所以友愠
曰子但飲食縱觀何用知如許而觴十餘巡夜已艾
僧復引客至小閣中卧具皆備曰姑憇此遂去壁外

即僧榻試穴隙窺則徑擁二姬就寢友醉甚大斡樓
獨徬徨不寐起如廁一童執燭密詢之此為何地童
笑曰官人是親戚何須問樓再至展轉通宵時側耳
聽聲但聞鼻息齁齁而已將曉僧已至客寢問安否
盃櫛畢引入一院制作尤巧邃簾幙蔽滿庭下奇花
盛開香氣蓊勃小山蘂竹位置愜當回思夜來境界
已迷不能憶迨具食則器用張陳一新獨二姬竟不
復出食罷告去僧送之門鄭重而別由他徑繞湖而

歸樓惘惘累日疑所到非人間數問友但笑不答亦
許尋舊游而樓用他故亟歸鄉其後出處參商竟不
克再諧

趙邦永本姓李李全將也趙南仲愛其勇納之遂更姓
趙入洛之師實為統軍嘗過靈壁縣道傍奇石林立
一峯巍然嵒岬秀潤南仲立馬盼賞久之後數年家
居偶有持片石為獻者南仲因詫客以昔年符離所
見邦永適在傍聞語即退纔食頃數百兵舁一石來

植之庭間儼然馬上所矚也南仲喜駭扣所從來則云昔年相公注目之際意謂愛之隨命部下五百人輦歸而未敢以獻適聞譽及始得供玩耳南仲為之一笑

吳郡王及韓平原郡王皆豪貴以奢侈相高爭華競靡有石崇王愷之風吳府後翠堂七楹全以石青為飾故名專為諸姬教習聲伎之所一時伶官樂師皆梨園名工吹彈舞拍各有總之者號為部頭每遇節序

生辰則於旬日外依月律按試名曰小排當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餘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斤用錦薰籠藉笙於上復以四和香薰之蓋笙簧必用高麗銅為之龍以綠蠟簧煖則字正而清越故必須焙而後可陸天隨詩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煖樂府亦有簧煖笙清之句舉此一事餘可想見也

龍音倩註龍鮑青果色也蓋藏果者必以銅青故耳吳郡王益憲聖太后弟也

張鎡功甫號約齋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

莫不與遊園池聲伎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湖園
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當風月
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
丹會云衆賓既集一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
未答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伎
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襟領
皆繡牡丹首帶照殿紅一伎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
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簾如前別十

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姬侍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也功甫於誅韓有力賞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泄謫象臺而殂

譚振言蔡京當國一日感寒振與數親客問疾見之後堂東閣中京顧小鬟令焚香久之鬟白香已

滿闌近北卷簾聲則見香氣自他室而出其蓬煇
滿室藹若雲霧濛濛坐客幾不相覩而無烟火之
烈京謂客曰香湏如此燒乃無烟氣既歸衣冠芬
馥非數十兩不能如是之濃也

梅花為天下神奇而詩人尤所酷好淳熙乙巳余得曹
氏荒園於南湖之濱有古梅數十散漫弗治爰輟地
十畝移種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別圃紅梅三百餘本
築堂數間以臨之又夾以兩室東植千葉湘梅西植

紅梅各一二十章花時止宿其中瑩潔輝映夜如珂
月因名曰玉照後復開澗環之小舟往來未嘗半日
捨去頃少保周益公秉釣日余嘗造東閣坐定顧余
曰一棹徑穿花十里滿城無此好風光其佳境可見
矣蓋余舊詩尾句衆客相與散艷值春凝寒又能留
花過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題詠層委可謂不負但花
方爭艷競秀時非風日晴美不宜兼標韻孤特如三
閭大夫首陽二子寧稿山澤終不肯垂首屏氣受世

俗湔拂間有身親貌悅而此心落落莫相領會甚至
汗褻附近畧不自揆花雖眷客然我輩胸中幾為之
呼叫稱冤不特三歎屢歎不一歎而足也因審其性
情乖合思所以為將護之策凡數月乃得之今疏花
宜稱憎嫉榮寵屈辱四事凡若干條揭文堂上使來
者視之亦有所警省云紹熙甲寅人日約齋居士書
花宜稱 澹陰 曉日 薄寒 細雨 輕烟 佳
月 夕陽 微雪 晚霞 珍禽 清溪 小橋

竹邊 明窗 疎籬 蒼崖 綠苔 古銅瓶
美人澹粧簪帶

花憎嫉 狂風連雨 烈日 苦寒 老鴉 談
時事 論差除 作詩用調羹驛使事

花榮寵 主人好事 列燭夜賞 專作亭館 花
邊謳佳詞

花屈辱 俗徒攀折 主人慳鄙 蟠結作屏 與
麤婢命名 賞花命猥妓 酒店挿瓶 樹下有

狗屎 枝上晒衣裳 青紙屏粉畫 生猥菴穢

溝邊

余掃軌林間不知衰老節物遷變花鳥泉石領會無餘
每適意時相羊小園殆覺風景與人為一間引客攜
觴或幅巾曳杖嘯歌往來澹然忘歸因排比十有二
月燕集次序名之曰四并集非有他故當力行之昔
賢有云不為俗情所染方能說法為人蓋光明藏中
孰非遊戲若心常清淨離諸取著於有差別境中而

能常入無差別定則淫坊酒肆徧歷道場鼓樂音聲
皆談般若倘情知物隔境逐源移如鳥黏藕動傷軀
命又烏知所謂說法度人者哉聖朝中興七十餘載
故家流風淪落幾盡有聞前革典刑識湖南之清狂
者必長哦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晝短苦夜長
何不秉燭遊一旦相逢不為生客嘉泰元年歲辛酉
十有二月約齋居士書

正月 歲節家宴 立春日春盤 人日煎餅會

玉照堂賞梅 天街觀燈 諸館賞燈 叢奎閣

山茶 湖山尋梅 攬月橋看新柳 安閒堂掃

雪

二月 現樂堂瑞香 社日社節 玉照堂西湘梅

堂東紅梅 南湖桃菜 餐霞軒櫻桃花 杏花

莊杏花 羣仙繪幅樓前打毬 南湖泛舟 馬

塍看花

三月 生朝家宴 寒食郊遊 蒼寒堂西緋碧桃

滿霜亭北棠棣

碧宇觀笋

芳草亭觀草

關春堂牡丹芍藥

宜雨亭千葉海棠

豔香館

林檎

宜雨亭北黃薔薇

花院賞煮酒

經寮

關茶

四月

初八日亦菴早齋

南湖放生食糕糜

芳

草亭關草

芙蓉池新荷

藍珠洞茶蘼

玉照

堂青梅

豔香館長春花

安閒堂紫笑

羣仙

繪幅樓前玫瑰

餐霞軒櫻桃

南湖雜花

鷗

渚亭五色鶯栗花

五月 清夏堂觀魚 聽鶯亭摘瓜 安閒堂解粽

烟波觀看蘆 夏至日鵝鸞 南湖萱花 水

北書院採蘋 鷗渚亭五色蜀葵 清夏堂楊梅

叢奎閣前榴花 摘星軒枇杷

六月 現樂堂南白酒 蒼寒堂後碧蓮 碧宇竹

林避暑 芙蓉池賞荷花 約齋夏菊

七月 叢奎閣前乞巧 餐霞軒五色鳳仙花 立

秋日秋葉 玉照堂玉簪 應弦齋東葡萄 霞

川水荈 珍林剥棗

八月 湖山尋桂 社日糕會 霞川野菊 浙江

觀潮 羣仙繪幅樓觀月 杏花莊雞冠黃葵

九月 重九登城把萸 把菊亭採菊 蘓堤看芙

蓉 景泉軒金橘 芙蓉池三色拒霜 杏花莊

菊新酒

十月 現樂堂暖爐 滿霜亭蜜橘 烟波館買市

杏花莊挑蓀 詩禪堂試香

十一月 摘星軒枇杷花 冬至節餛飩 蒼寒堂

水仙 羣仙繪幅樓觀雪

十二月 綺互亭檀香臘梅 天街閱市 安閒堂

試燈 花院蘭花 二十四夜錫果食 玉照堂

看早梅 除夜守歲

景定三年正月詔以魏國公賈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
建第宅家廟賈固辭遂以集芳園及緡錢百萬賜之

園故思陵舊物古木壽藤多南渡以前所植積翠四

抱仰不見日架廊疊磴幽渺委迤極其營度之巧猶

以為未也則隧地通道杭以石梁傍透湖濱架百餘

楹飛樓層臺涼亭煥館花卉精妙金翠陸離前揖孤

山後據葛嶺兩峰映帶一水橫陳各隨地勢以剏構

焉堂榭之名有曰蟠翠

古松

雪香

古梅

翠巖

奇石

倚繡

雜花

挹

露

海菜

玉蘂

瓊花

清勝

高宗

西湖一曲奇勛

理宗

秋壑

御書

遂初容堂

度宗

初陽精舍

熙然夢

砌臺山之均曰無

御書

邊風月見天地之心水之濱曰琳琅步歸身

船早通名

之曰後樂園四世家廟則居第之左焉廟有記一時

名士擬作數十獨取平舟楊公棟者刊之石又於第

左數百步瞰湖作別墅曰光漾閣春雨觀養樂堂嘉

生堂

千頭木奴

生意瀟然生物之府通名之曰養樂園其

傍則廖羣玉之香月鄰在焉別於西鄰之外樹竹千

挺架樓臨之曰秋水觀第一春梅塢剡船亭則通謂

之水竹院落焉後復葺南山水樂洞賜園有聲在堂

介堂愛此留照獨喜玉淵漱石宜晚上下四方之宇
諸亭據勝專奇殆無餘恨矣其事志之郡乘從而為
之辭曰園圃一也有藏歌貯舞流連光景者有曠志
怡神逍遙塵外者有澄想遐觀運量宇宙而遊特其
寄焉者竟使苑囿常興而無廢海宇常治而無亂非
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其誰能嗚呼當時為此語者亦
安知俛仰之間遽有荒田野草之悲哉昔陸務觀作
南園記於平原極盛之時尚能勉之以抑畏退休今

賈氏當國十有六年諛之者惟恐不極其至況敢幾
微及此意乎近時以詩弔之者甚衆李彭老一絕云
淫房錦樹曲相通能幾番春事已空惆悵舊時吹笛
處壞牆風雨剝青紅

賈似道為相日令陳振譚玉趙與柟等廣收奇玩珍寶
余玠有玉帶殉葬發塚取之劉震孫有玉鉤桶不獻
輒罷去人有珍異求不能得則以事罪之建多寶閣
一日一登玩一云秋壑當軸以來收畜古銅器法書

名畫金玉珍寶俱付廖羣玉辨驗其所狎妓曰潘稱心

淳祐間吳妓徐蘭擅名一時吳興烏墩鎮有沈承務者其家巨富慕其名遂駕大舟往遊焉徐知其富初至則館之別室開宴命樂極其精腴至次日復以精鱸製新衣奉之至於輿臺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日未嘗畧有需索沈不能自己以白金五百星并綵縑百匹饋之凡畱連半年糜金錢數百萬而歸於是徐蘭之

聲播於浙右豪俠少年無不趨赴其家雖不甚大然
堂館曲折華麗亭榭園池無不具至以錦綉為地衣
乾紅四繄紗為單衾銷金帳幔侍婢執音樂十餘輩
金銀寶玉器玩名人書畫飲食受用之類莫不精妙
遂為三吳之冠其後死葬於虎邱太學生邊雲過作
墓銘云此亦娼中之貴者其後如富沙之唐媚魏華
蘇翠京口邢蕊韓香越之楊花繆翠皆以色藝稱士
大夫之不自檢者往往為所汚屢見之於白簡云

宋稗類鈔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宋稗類鈔卷八

常熟潘永因編

叛逆第十四

景祐末有二狂生曰張曰吳皆華州人薄遊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略耻於自售放意詩酒語皆絕豪險驚人而邊帥秦安皆莫之知俟無所適聞西夏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

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即其都門酒家劇飲終日引
筆書壁曰張元昊昊來飲此樓邇者見之知其非國
人也迹其所憩執之元昊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
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曩霄未更名且
用中國賜姓也於是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寶元西
事益始此其事國史不書洪文敏謂二人名偶與元
昊同寔不詳其所以更之意云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塢村居人方臘託左道以

惑衆知縣事陳光不即鉏治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
置偏裨將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冑
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搖數日聚惡少千餘焚民居
掠金帛子女提點刑獄張苑通判州事葉居中不能
招致欲盡殺之以故賊得脇擄良民為兵旬日有衆
數萬陷睦歙杭處衢婺六州五十二縣朝廷遣領樞
密院童貫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至四年
三月討平之用兵十五萬斬賊十五萬殺平民不下

二百萬改睦為嚴州歛為徽州始唐永徽四年睦州
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梓桐相傳有天子
基萬年樓方臘因得憑藉以起又以沙門寶誌識記
誘惑愚民而貧窮遊手之徒相乘為亂青溪為睦大
邑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東北趨睦西近歛民
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饒地勢迂險羣黨據險以守
因謂之洞而浙人安習太平不嫻兵革一聞金鼓聲
則斂手聽命不逞小民徃徃反為賊鄉導劫富室殺

官吏士人以邀僨利所掠婦女自洞逃出裸而雉經
於林中者由湯宮榴樹嶺一帶凡八十五里九村山
谷相望不知其數

方臘之亂愚民望風響應其間聚黨劫掠者皆竊臘名
字人人曰方臘來矣所至瓦解臘之婦紅粧盛飾如
后妃象以鏡置胸懷間就日中行則光彩爛然競傳
以為祥瑞

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坐罪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

安置寓居於郡之天寧寺寺有平楚樓蓋取唐沈傳
師詩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朝廷遣殿中侍御史
馬緋賜死讀詔猶徘徊顧望不能引決執事者促之
登樓及仰首忽覩三字長歎就縊

靖康末金人立張邦昌為帝顏博文作赦書云無
德者亡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歷數之有歸
等語無非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其尊元祐皇后為
宋太后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

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及以大寶
歸上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
王之車誓將誑楚

施宜生福人也少遊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鱸堂
下風簷杲日援手周視曰余善風鑑子有奇相故欲
驗予術耳歸他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塗宜生方躋
塲屋不勝困欲投筆漫徵前說以所向扣之僧出酒
一壺與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權骨可公可卿

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為訂建劔宜生心欲以嚴莊尚讓自期而未脫諸口聞其言大喜杖策徑謁于以秘策汝為恨得之晚亟尊用之亡何而汝為敗變服為傭渡江至泰有大姓吳翁者家僮數千指擅魚鹽之饒宜生傭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曰天下方亂英雄鏖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必以寔告不然且捕汝於官宜生不服曰我服傭

事惟恭主人乃爾置疑請辭而已翁固詰之則請其
故翁曰汝動作皆傭而微有未盡同者余日者燕客
執事咸駿而汝獨遜諸僣撤器有噫聲若欲然不怡
此魚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為宜生驚汗
亟拜曰主寔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繇翁曰官購方急
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之
舊矣介之入北策之良也從之翁贐之金隱之衲至
寺服緇童之服以求納主僧者出儼然鄉校之所見

也啟緘而留之餘數旬持橈夜濟宜生於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耳予無求報心天寔命汝知復如何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金法無驗不可行遂殺一人於道而奪其符以至於燕上書自言道國虛實不見用縻而致之黃龍會赦得釋因以教授自業金有附試畔歸之士謂之歸義試遭捷海陵時有意南伐校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以命題蓋用唐體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

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覽而喜擢為第一不數年
仕至禮部尚書紹興三十年金來賀正旦宜生以翰
林侍講學士為之使朝廷聞之命張忠定燾以吏部
尚書侍讀館之都亭時北盟方堅國備大弛而謀者
傳造舟調兵之事無虛日上意不深信館者因以首
丘風之至天竺微問其的宜生顧其介不在旁忽度
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
於是始大警及高景山告釁而我儼有備矣宜生寔

先漏師焉歸為介所告烹而死宜生方顯時龜山僧
至其國言之於亮而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視海舟
號天使國師不知所終僧蹤跡有異淮人能言之出
入兩境如跳河輕財結客又有至術髡而俠者也逆
而顯順而戮豈非其相然耶椎埋於先一折枝而贖
其惡固神理之所不容也

建賊范汝為猖獗建士如歐陽穎士施達吳綜者善文
章多材藝或已登科皆望風往從之建人陸業謝尚

有鄉曲譽賊聲言使二人來招即降朝廷遣之既而
拘係二人反為賊用賊敗歐陽穎士吳綜先誅死陸
謝施達以檻車送行在至中途達謂二人曰吾輩去
必死與其戮於市朝極痛楚曷若早自裁達乃密令
人為藥三丸小大形色俱相似一乃無毒者達取無
毒者服之二人服藥即死既至行在歸罪於二人理
官無所攷證迄從末減但編置湖南中途又逸去或
為行者或為道人或為人典庫藏迨運望淮去有喜

其才者以女妻之住數月復北走降金改名宜生登
偽科擢用甚峻海陵將犯淮時為之奉使北來

海寇鄭廣陸梁甫福間颿駛兵屨雲合亡命無不以一
當百官軍莫能制自號滾海蛟有詔弗捕命以官使
主福之延祥兵以徵南溟延祥隸帥閩廣朔望趨府
羣僚以其故所為徧賓次無與立譚者廣鬱鬱弗言
一日晨入未衙羣僚偶語風簷或及詩句廣矍然起
於坐曰鄭廣麓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衆屬耳

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
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座慚噓

去熙寧中福建賊廖恩聚黨山林招撫久之方出
降朝廷賞其罪授右班殿直既至有司供脚色一
項云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見者無不笑之

逆曦未叛時嘗歲校獵塞上一百夜歸笳鼓競奏輶載雜
襲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
爲騎而垂鞭與己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

默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

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由是益決

從事郎錢鞏之嘗夢曦禱神祠以銀杯為

玃擲之神起立謂曰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能辦此鞏之覺以

語曦故召

丙用事

曦年十許歲時其父挺嘗問其志曦有不臣之語

其父怒蹴之爐火中灼其面號吳巴子云李順與

曦先後叛於蜀俱僭即蜀王位說者析順字謂居

川之旁一百八日析曦字謂三十八日我乃被戈

較其即位受策之日不差毫髮安子文丙與楊巨源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在長沙廣事貲積廳事前豢豕成羣糞穢狼藉肥腩則烹而賣之罷政捆載西歸厥後楊九鼎帥蜀以剋剝失軍心牙校莫簡倡亂殺九鼎剋其腹寔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飫飽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蜀父老言王小暉之亂自言我土錫村民也豈能霸一方有李順者孟大王之遺孤初蜀亡有晨興過摩訶池上者見錦箱錦衾覆一襁褓嬰兒有片紙在其中書曰國中義士為我養之人知其出於宮中因收養焉順是也故蜀人惑而從之未幾小暉戰死衆推順為主下令復姓孟及王師傳城城且破矣順忽飯城中僧數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數千人皆就府治削髮僧衣晡後分東西兩門出出盡順亦不知所

在蓋自髡而遞矣明日王師入城捕得一髯士狀頗類順遂誅之而寔非也天禧初竟獲於嶺南即獄中殺之蜀人又謂順逃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視曰汝有異相當為百偏霸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數十年壽亦可怪也

邦交第十五

元豐間注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俗撒殿詔從之使人以金盤盛珠跪捧於殿楹之間更以金蓮花酌珠

向御座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掃徹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閤門使副內臣注輦在廣州海行四千里至廣州

李丞相士美嘗言將命聘遼赴其花燕時遼主坐御牀上後有烏熊皮蒙一物頗高大久而似疲則以身倚之意其如古設展狀耳俄而烏皮間時露一二人手足罔測其故及日晏乃見數小兒在其中此蓋其舊俗也昔高歡立孝武帝以黑氍蒙七人歡居其一而

帝於輿上西向拜天殆亦類是

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
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
遼主宗真問曰如何收其心曰斂於民者十減其四
五則民惟恐不為北朝人矣遼主曰如國用何曰臣
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閱兵以協之南朝重
於割地必求增歲幣我姑為不得已而受之俟得幣
則以其數對減民賦可也宗真大以為然卒用其策

得增幣而它大臣背約纔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固已喜矣及洪基嗣立六符為相復請用原議洪基亦仁厚遂盡用銀絹二十萬之數減燕雲租賦其後遼政雖亂而人心不離豈可謂遼無人哉

于闐國朝貢使每來必攜其寶鑑以往返歷久皆然我主客備見之乃一鐵鑑爾蓋其來道涉流沙踰三日程無薪水獨挈其水而行是鑑投以水頃輒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寶之

章惇之貶遠主方食聞之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
錯用此人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及聞溫公之相救
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釁粘罕在
西京尋富鄭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子孫時惟潞公第
九子殿撰維申老年杖屨先奔出城遺一妾一嬰兒
粘罕撫慰良久贈衣物珠玉壓驚復令歸宅司馬朴
至金問知為溫公之後嘆曰使司馬公在朝我亦不
敢至城下及立異姓遂欲擁朴朴力辭而免拘刷三

館書籍凡王氏經說字說皆棄去之道君在南郡猶詰問李綱朝廷何故追贈司馬光粘罕諸人却如元祐舊臣老於中朝熟聞國論者良可笑也熙寧中王韶熙河之役番部俞龍珂率衆內附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宣和中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主問楊龜山先生安在正人之見重於外國如此

韓魏公在魏州久遠使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其子忠彥

使遠遼主聞其貌類父命工圖之

趙相挺之使金方盛寒在殿上金主忽顧挺之耳愕然
急呼小奴指示之蓋閤也俄持一小玉合子至合中
有藥色正黃塗挺之兩耳周匝而去其熱如火既出
殿門主客者揖賀曰大使耳無患矣若用藥遲且拆
裂缺落甚則全耳皆墜而無血叩其玉合中藥為何
物乃不肯言但云此藥市中亦有之價甚貴方七直
錢數千某輩早朝遇極寒即塗少許吏卒輩則別有
藥以狐溺調塗之亦效

粘罕相金滅遼擾宋復欲肆志於夏夏人陰為之備忽
開釁索馬萬疋夏人從其請先以所練精兵每一馬
以二人御之紿言金人曰萬馬雖具然本國乏人牽
攏今以五千人押送請遣人交之粘罕遣人往取皆
善騎射者其寔欲以窺之也至境未及交馬夏人羣
起金兵悉斃夏人復持馬歸國粘罕氣沮自此不敢

西向發一矢

金宗翰本名粘沒
喝漢語訛為粘罕

紹興辛巳冬海陵戕滅隨行帑藏舟車多為王師所掠

有淮甸客亦從而奮獲一生首將揮之以劒其人哀
鳴乞命曰舟中有寶當取獻以自贖乃釋其縛遣二
卒從之以往少頃攜一匣來啟視皆金玉裝飾第三
匣內一石三稜上共而下大色微黃石之腰有玉龍
旋繞仰首左爪撲一玉珠爪牙鱗鬣獍雄熟視如生
不與世間繪畫者類其人云金主以此寶為鎮國尋
嘗欲觀其變化則用淨盆貯水候夜半置於水中須
臾間黑雲蒙覆其上必急收之稍緩恐或飛去如所

言試之果然遂爾珍藏常以隨行

海陵末年自製六韜頭極長銳云便於鎗而足指所不及謂之沒頭下韜其後渝盟南伐果為其下所戕於江上

海陵永篡時封岐王為平章政事頗知書好為詩詞語出輒崛疆惻惻有不為人下之意境內多傳之嘗得其數篇初岐王以事出使道驛有竹輒詠之曰孤驛瀟瀟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心正與君相似只

待雲梢拂碧空又書壁述懷曰蛟龍潛匿隱滄波且
與蝦蟆作混和等待一朝頭角就撼搖霹靂震山河
既而過汝陰復作詩曰門掩黃昏染綠苔那回踪跡
遍塵埃空亭日暮烏爭噪幽徑草深人未來數仞假
山當戶牖一池春水遶樓臺繁花不識興亡地猶倚
闌干次第開又嘗作雪詞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漁浦
今日瓊川玉渚山色捲簾看老峰巒錦帳美人貪睡
不覺天花剪水驚問是楊花是蘆花一日至卧內

見其妻几間有岩桂植瓶中索筆賦曰綠葉枝頭金
縷裝秋深自有別般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學君王
著赭黃味其詞旨已多圭角蓋其蓄已不小矣及得
志將圖南牧遣我叛臣施宜生來賀使圖臨安之城
邑及吳山西湖之勝以歸嗚然有垂涎杭越之想亟
命撤坐間軟屏更設所獻而於吳山絕頂貌已之狀
策馬而立題其上曰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
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遷汴之歲

中秋待月不至賦鵲橋仙曰停杯不舉停歌不發等
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障礙虬
髯撚斷星眸睜裂惟恨劍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
子細看嫦娥體態明年竟遂前謀使御前都統驃騎
衛大將軍韓邪將射鵰軍二萬三千圍子細軍一萬
先下兩淮臨發賜所製喜遷鶯以為寵曰旌麾初舉
正駛驄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鵬都尉繡帽錦
袍翹楚怒礫戟鬚爭奮捲地一聲鼙鼓笑談頃合長

江齊楚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把功名
攜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展卧龍
韜韞果見成功且莫問江左想雲霓切望玄黃迎路
觀其所存寓一二於十百其桀驁之氣已溢於辭表
他益可知也

金熙宗亶皇統十年夏龍見御寨宮中雷雨大至破柱
而去亶大懼左右以為當肆赦以禳之遂召當制學
士張均視草其中有顧茲寡昧及眇予小子之言譯

者不曉其義乃曰漢兒疆知識託文字以詈我主上
耳竄驚問故譯釋其義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
人事眇為瞎子小子為小孩兒竄大怒亟召均至詰
其說未及對以手劍斃其口棘而臨之竟不知譯之
為愚為姦也

開禧用兵金人元帥紇石烈子仁領兵據濠梁大書一
詞於濠之倅廳壁間詞名上平南即上西平之調云
蠶蜂搖螳臂振舊盟寒恃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

萬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山
川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闕山已平全
蜀風行何用一泥丸有人傳喜日邊都護先還子仁
益亦北地之能文者

元起沙漠日塞上有一山形勢雄偉金人望氣者謂此
山有王氣非彼之利謀欲厭勝之計無所出時國已
多事乃遣使通好既而曰他無所冀願得某山以鎮
壓我土耳衆皆笑而許之金人乃大發卒鑿掘輦運

至幽州城北積累成山因開挑海子栽植花木營構
宮殿以為遊幸之所名瓊花島未幾金亡世皇徙居
之至元四年興築宮城山遠在禁中遂賜名萬歲山
回回地有七八十歲人自願捨身濟衆者絕不飲食唯
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以石棺仍滿用
蜜浸錫志歲月於棺蓋瘞之俟百年後啟之則蜜劑
也凡人損折肢體食少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得俗
曰蜜人番言木乃伊

宋稗類鈔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稗類鈔卷十九

侍讀臣孫球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孫溶

欽定四庫全書

宋稗類鈔卷九

常熟潘永因編

厚德第六

徐鼎臣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柳開時為刺史開性豪不
為加禮又事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治罪文寶素師
事鼎臣開詰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為鍾弟子然時
異事背安能必其心開再拜力懇鼎臣許之頃文寶

至未見開即屏從者步趨入委巷詣鼎臣許觀省立
庭下鼎臣徐出坐文寶拜竟升自西階通溫清復降
拜鼎臣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且戒文寶以持節之
重而鉉閒慢廢棄後勿復來文寶力詢其所欲鼎臣
曰柳開甚相畏文寶默出其事立散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
告以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為代且委
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面授

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
因力為辨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
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
於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

而魏公果為太保

祐字景叔大名莘人其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因猜忌殺無辜

故享國不永願以為戒
云文正公且祐子也

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盧多遜已罷為兵部尚書一
日普召錢惟濟至中書謂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

帥

曹彬

財物甚多今未亟行者為元帥也請具所遺之

物列狀上之辭意重疊冀在必致惟濬歸而白之且
曰侍中之言未必不是上旨彬曰主上英明大臣有
過行即自行何假吾狀惟濬懼因與僚吏等又堅請
曰逆侍中意恐致不測彬不聽乃取當時所與大臣
財物之籍悉焚之既而召謂曰我受主上非常之恩
是以入朝之日上所顧遇者皆以金帛為之土物耳
且非有他求為上故也況侍中而下皆有之何獨盧

相豈有見人之將溺而又加石焉汝等少年勿為此
按籍已焚禍福吾自當之惟濟等惕息而退後果知
其事非太宗意

太宗征遼直抵幽州圍其城俄一夕大風軍中虛驚南
北兵皆潰散而諸將不知車駕所在惟節度使高瓊
隨駕上於倉卒中大怒諸將不赴行在翼日欲行軍
法高奏曰夜來出不意諸將若有知陛下所在豈陛
下之福耶臣獲在左右亦偶然耳諸將不可罪責上

悟皆釋之高之門出太皇為天下母儀者以為有陰德之助

李文靖公沆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已胡秘監旦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為知制誥聞其拜叅政以啟賀之歷詆前居職罷去者云呂叅政以無功為左丞郭叅政以失酒為少監辛叅政非材謝病優拜尚書陳叅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愀然不樂

命小吏封置篋曰吾豈真有優於是者亦適遭遇耳
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況欲揚一已而短四
人乎終為相旦不復用

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
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
臣僚與之遊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公旦得之
以歸翼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算命
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步推

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
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因以卜祝賤流累及朝
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
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焚
去之

陳龍學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送宰相冠準素惡之遂除
知吉州及準貶道州從易為河南轉運使或謂曰可
忘廬陵及準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為慙

西蜀亂後官府多不挈家以行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
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威嚴莫敢蓄媵使張不
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是官屬稍稍置
姬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資以嫁之仍
處女也趙忠簡公鼎平政日使臣關永堅亦西人趨
承云久乃丐官淮上貧不能辦行欲質息女公憐之
隨給所需永堅乞納女公却之請力不得已姑留之
後永堅解秩還公一見語云爾女無恙堅謂宿逋未

償公笑不答且助資送費囑求良配遂歸監平江梅
里鎮宗室汝霖女言雖屢年日侍丞相巾櫛及嫁尚
處子也沈詹事持要坐與葉丞相論恢復貶筠州沈
方信一妾年十七携與俱行處筠凡七年既歸呼妾
父母以女歸之猶處子也時人以比張忠定公會稽
潘方仲矩為安吉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
歌姬共遠游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
人尚有香囊媿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

不風流處却風流夫人之所最難制者欲忠定忠簡
賢者或能自勉沈詹事何人而所操若此

張忠定帥蜀時擇良家處子十人執澣濯綯綴之
役張始不肯用既而恐不便於後人遂留之執事
偶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屋而行但云張詠小
人張詠小人後趙清獻繼之慕其風然已不敢觀
近置之他所有宴集則呼之一日偶喜其中一人
酒罷置之外舍公先入宅曰俟來呼汝則入女不

勝喜孔目官以下皆通名謁見求庇覆矣公入不出或覘之則周行室中連聲自叱其名曰趙朴不得無禮如是一時頃乃呼吏云適間女子可支錢五百千明日便令嫁人毛義夫云清獻公既留此女入而濯足且將復出天大寒熾炭命老兵持盆水至忽舉盆澆炭上烟火飛揚滿室公悟乃遣女去

趙叔平槩與歐陽公同在館趙重厚寡言公意輕之公

知制誥韓范在中書以趙為不文除天章閣待制
趙不以屑意會公甥女淫亂事覺語連公時疾韓范
者皆欲文致公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莫敢言
趙乃上言修以文章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
輕加汙讎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
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趙澹然如平
日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歐公被謗察申

辨理至欲納平生誥勅以保之而文忠不知也中歲
嘗置黃黑二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為
一善事則投一黃豆於別器惡則投黑豆暮發視之
初黑多於黃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
撒豆無可數云

慶歷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
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
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

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
來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既為乃公嘗有數帖
與吾夫囑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太尉陳堯咨為翰林學士日有惡馬不可馭蹄啮傷人
多矣一日其父諫議入殿不見是馬因詰園人乃曰
內翰賣之商人矣諫議遽謂翰林曰汝為貴臣左右
尚不能制商人安能畜此是移禍於人也亟命取馬
而歸其值

蘇子美以饗客得罪言事者欲因子美以動一二大臣
彈擊甚急宦者操文符捕人所逮皆一時名士都下
為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韓魏公從容言於仁宗曰
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如此帝悔
見於色

歐陽文忠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於呂相

靖文

坐黨人遠

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其後為
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呂公擢用希文盛稱二人之

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時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歎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現在范集中豈有父子之性相遠如此公知潁州時呂公著為通判為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公後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進用又陳恭公執中素不喜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

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為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罷使相公當草制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貴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江鄰幾與歐陽公契分不疎晚著雜誌詆公尤力梅聖俞以為言而公終不問鄰幾既死公往弔哭之慟且

告其子曰先公埋石修當任其責矣故公叙銘鄰幾無一字貶之前輩云非特見公能容又使天下後世讀公之文知公與鄰幾始終如一且將不信其所詆矣

龐相醇之籍判太原日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聞後為西羌所敗殺一副將朝廷深訐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龐公既素重溫公畧弗自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觀

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益默不一語溫公用是得免

莊敬

固不可及然溫公亦守闕三
上書乞獨坐時人兩賢之

司門郎中王繕濰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錄

事叅軍時魯肅簡公宗道方為司戶叅軍家貧食口

衆祿俸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

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并劾王王諭

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某貧不給以干於公

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

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
免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
累遠業并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受私貸之罪
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嫌恨色由是沉困
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內有魯
姓名時魯已叅大政立侍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耶
魯遽稱謝且具陳其實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
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至

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腴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亦庇賢為善之報也

魯肅簡公勁正不苟愛憎出於天性素與曹襄悼不協天聖中因議茶法曹力擠肅簡因得罪去賴上察其情寢前命止從罰俸獨三司使李諮奪職謫洪州及肅簡病有人密報肅簡但云今日有佳事魯聞之顧督張昱之曰此必曹利用去也試往偵之果襄悼謫隨州肅簡曰得上殿乎張曰已差人押出門矣魯大

驚曰諸公誤也利用何罪至此進退大臣豈宜如此之遽利用在樞密院盡忠於朝廷但素不學問倔强不識好惡耳此外無大過也嗟惋久之遽覺氣塞急召醫視之曰此必有大不如意事動其氣脉已絕不可復治是夕薨李諮在洪州聞肅簡薨有詩曰空令抱恨歸泉壤不見崇山謫去時蓋未知肅簡臨終之言也王武恭公自樞密使謫知隨州孔道輔所論也道輔死或有告武恭害公者死矣武恭慨然出涕曰

卷九
可惜朝廷又喪一直臣

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事
有隙熙寧中王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且曰
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
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遑豫鎮首
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
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臣明日宰

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以刺面配遠邊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失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韓許公億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職司捃拾官吏小過輒顏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

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則望為侍
從職司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

東坡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
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銜封至
京師蘇侍郎宅公呼詢其卷中何物味道恐慮而前
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為赴省之贐以百
千就置建陽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
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竊計當今負天下重名而

愛獎士類惟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遂
假先生名銜緘封而來不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
難逃公熟視笑呼掌牋吏去其舊封換題新銜附至
東京竹竿巷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之曰先輩這回
將上天去也無妨明年味道及第來謝公甚喜為延
款數日而去

曾魯公公亮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
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媿公曰若第

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君於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歎歎久之曰僕頃官於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別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則妻為溝中矣吾士人孰若與我旁舍生跽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之數然僕已書券納值不可退公曰第

償其值索其券彼不可則訟於官旁舍生然之即與
錢四十萬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君
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携女如
期以往覓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則曰其舟已
去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公墓石獨遺此事

羅可沙陽碩儒也性度寬弘詞學瞻麗嘗預鄉薦見黜
於禮部遂不復進取疎放自適鄉人共以師禮事焉
有竊刈其園中蔬者可適見因躡足伏草間避之以

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乃携壺就之其人慚悚
伏罪可執其手曰與子幸同閭里不能烹雞以待子
我誠自愧乃設席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終不以
語人人由是相誠無犯嘗作百韻雪詩有斜侵潘岳
鬢橫上馬良眉誠佳句也

正獻呂公嘗薦常彞甫秩後差改節呂對程伯淳有悔
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

少替

呂公著字晦叔贈
中國公字正獻

簡池劉光祖平生好施不顧有無來謁者皆周之一日
晨坐暖閣夫人方梳沐有舊友來訪公令夫人入內
夫人從窻隙中見士人拾所遺釵入懷未穩公將出
夫人掣公衣袖止之少頃公乃出客退問其故夫人
曰偶遺小釵彼方收拾未穩士貧得之可以少濟不
欲遽恐之耳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千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
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

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而不認人所不能也

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詩有世間惟有蜚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乃不敬反欲求蜚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耶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

家族耶禹玉曰聞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姚雄初為將以女許一寨主之子無何寨主物故妻及子皆淪落後雄以邊帥赴闕奏事呼一媼浣衣喜其有士人家風問所從來媼曰昔良人守官邊寨有將姚其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既喪無以自存子亦貸餅餌以自給姚曰汝尚記姚形容否媼曰流落困苦不復省記姚曰某即是也女自許歸之後不與他

族日望壻來豈以父之存沒為問耶媼泣下氣咽不語者久之因留媼呼其子至浣濯衣服之載還鎮而

畢其禮

雄字毅夫
紹聖間人

宣和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民無貧富皆被其害時海州楊六秀才之妻劉氏寡居謂二子曰國家用兵敵及下戶期會促迫刑法慘酷吾家積錢列屋坐視鄉黨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不顧於心安乎遂請於官願以緡錢一百萬獻之以免下戶

之輸於是一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戶得免於流離死亡者皆劉氏之賜也

趙忠簡鼎既以忤相檜謫吉陽軍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廣帥張宗元時遣使渡海以醪米遺之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公知遣人呼其子汾至謂之曰檜必欲殺我我不死一家當誅惟我死爾曹無患乃不食而死汾護喪歸葬於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公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携酒會葬意可為奇

貨乃遣官兵下縣同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為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趨令盡焚篋中書及弓

刀之屬比官兵至一無所得公之家賴以紓禍

傑丞相章

博諸孫雅想趙公當國時奉詔治博罪故欲敗趙氏快私忿且媚檜取美官因藉漏言又廉知翁女弟適胡寅實當時草詔罪狀博者益怒並誣翁以他罪勅之翁字子功崇安人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啟曰

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
須使其腹中畧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
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
寒也汝為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
郡圃種芋以為衣時年八十餘矣平居首飾止於銀
衣止於絢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
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
資而內助母儀所裨亦已多矣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為其母卜
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
延之踰年始得吉於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
未嘗問有無一以諉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
地且曰陳氏卜墓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壟
斷取資未易厭也於是偽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
圉豕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
乏炭此可以薪而得資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

諾居數日遂以錢三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
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
王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
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為直當幾何曰以
時價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鞍馬
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殽醢相與款洽者幾月
語不及他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醺之酒五
行輦錢三百緡置之昨實縑於筐酌酒於掌而告之

曰予葬予母人謂其直之賸請以此為翁壽翁錯愕
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馬三萬過矣此惡敢當
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為治則非也余子
利一時之微以是紹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為
請凡余之為將以媿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
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為君子老夫雖賤可
強以非義之財耶固授之往反撐拒詰旦拂衣去國
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為是必為我致之不得已密召

其子昇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
以少媿乎

京師人有以金銀繒錦二篋託付於其相知數年而死彼人歸詣其子子曰我父平日未嘗一言及此且無券契之驗殆長者之誤也其人曰我躬受之爾父豈待券契與汝必預聞哉兩人相推無敢當其人遂持以白於官時包孝肅公尹京究驗其

實斷與其子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
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
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
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
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者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即與
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翊字景韓季曰訓字景虞
翊之子樵顙訓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孝

友睦嫻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臨安府江夏陳宮幹家饒資財偶買一婢一日令揩浴
若不用力然顧之則見其以一手拭淚陳疑之與妻
言其事妻呼之不至尋至後閣見其婢猶垂淚未已
扣其故婢曰妾本宦家女妾父性暴居官時令一婢
揩浴誤以指甲傷背重加之罪妾今乃獲此報言訖
涕淚俱下妻還白之即擇偶嫁出

維揚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既而昇

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為部主事
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
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百五十緡耳何峻辭乃
爾秦勉強從命迺運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蟲蚋可畏
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館主婦處持書往見
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
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
答簡附便驛報吾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負公付

託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夫柳下惠顏叔子
之事千古以為美談今秦之於此女子也相從數千
里飲食起居無適而不同又非造次顛沛者之比可
謂厚德君子矣後秦之子孫咸至顯官

宋稗類鈔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宋稗類鈔卷十

常熟潘永因編

雅量第十七

郭進有材畧屢立戰功治第新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
至土木之工畢預乃設諸工之席於東廡羣子之席
於西廡人或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
造宅者指其子曰此賣宅者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

下進歿未幾果為他人所有

錢武肅王初有國將築宮望氣者言因故府大之
不過百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肅笑曰世有
千年而中不出真主者乎柰何困吾民為遂弗改
呂文穆公蒙正不記人過初參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
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為不聞而過同
列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遽止之朝罷同列猶不能
平悔不窮問文穆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復能

忘固不如弗知也時人服其量

李文靖公沆秉釣日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頽垣敗壁
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夫人戒守舍者弗葺以試公
公經月終不言夫人以語公公笑謂其弟維曰內典
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人生朝暮不保豈
可以此動吾念哉

王文正公旦局量寬厚人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
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

惟噉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
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
愬於公曰庖肉為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
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觔今但得半其半為饗人所
廢公曰盡一觔可得飽乎曰盡一觔固當飽曰此後
人料一觔半可也嘗宅門壞柱撤屋新之暫於廊廡
下啟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
問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問汝控

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曰
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賜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
嘗見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昔孫叔敖乘馬三年
不知牝牡其公之謂乎

王沂公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
倡樂迎於郊公乃易服乘小馬由他門入遽謁守守
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為抵此
王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郡守父老致迓是重其

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真所謂狀元矣遂卜其遠大

章郇公作三府日寒食與丁晉公博丁負翼日封置所負銀數百兩歸公明年寒食復博而公負丁督索甚急公即出舊物以償之而封緘塵已昏垢丁服其氣局之大如此

丁晉公謂至朱崖作詩曰且作白衣菩薩觀海邊孤絕寶陀山作青衿集皆為一字題寄歸西洛又作天香

傳叙海南諸香及以州郡配古人姓名著詠百餘篇
益未嘗一日廢筆硯也後移道州旋以秘書監致仕
許於光州居住流落貶竄十五年髭鬚無斑白者人
服其量在光州日四方親知皆會至食不足轉運使
表聞有旨給東京房錢一萬貫為其子珙數月呼博
而盡臨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佛書以
沉水煎汁時呷少許啟手足之際神識不亂正衣冠
奄然而逝其能榮辱兩忘大變不懼當時稱為異人

向常之敏中拜右揆宣麻日李昌武在翰林上謂之曰
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有此殊命敏中應
甚喜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
意也向歸昌武往侯見門闌悄無人昌武徑入見之
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
但唯唯又言自上即位未嘗降端揆此非常之命自
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有此公復唯唯終未測
其意又歷陳前代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

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昌武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李宗諤字昌武文正公昉

子之

呂晦叔公著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

不答

嘉問字望之常竊其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於外呂氏號為家賊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真公孺皆穎異其少時文靖與其夫人語四子他日皆顯重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中果大拜

呂彞簡字坦夫壽州人封許國公謚文靖

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

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誠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於大辟也

呂元膺為東都留守嘗與處士對碁次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閱覽碁侶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已窺之而碁侶不悟翼日呂請碁處士他適以束帛贖之內外人莫測碁者亦不安如是十年

許呂寢疾將亟子姪列前呂曰游處交友爾輩宜精
擇吾為東都留守有一棋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
一著棋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跡可畏亟言之即慮其
憂懾終不言又恐汝輩滅裂於知聞言畢長逝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
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
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
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

一旦聞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驚動爾上
以為得輔臣體

歐陽公於修唐書最後至局專任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
書祁所修也朝廷以一書出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看
詳列傳令刪革為一體公雖受命退而嘆曰宋公於我為
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於是一無所易及
書成奏御史白舊例修書只列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
而公官高宜書公曰宋公於列傳亦功深者為日且久豈

可掩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公姓名列傳書宋姓名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此事前所未聞也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著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又杜祁公以宮師

致仕南都時新榜一巍莪者出倅巨藩道由應天太
師王資政舉正以其少年高科方得意於時盡假以
牙兵寶轡旌鉞導從呵擁持盛祁公遇於通衢無他
路可避乘款段裘帽暗弊二老卒斂馬側立於傍舉
袖障面新貴人頗訝其立馬而避問從者曰誰乎對
曰太師相公

退傅張鄧公士遜晚春乘安輦出南薰繚繞都城游金
明抵暮詣宜秋門而入閤兵捧門牌請官位退傅止

書一閱於牌云間游靈沼送春回闕吏何須苦見猜
八十衰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

范忠宣謫永州公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罵
章惇曰枉陷正人使我至此公每為一笑舟行過橘
洲大風雨中船破僅得登岸公令正平持蓋自負夫
人以登燎衣民舍稍蘇公顧曰船破豈亦章惇所為
耶其在永州閉門獨處人稀識面客苦欲見者或出
則問寒暄而已家僮掃榻具枕揖客解帶對卧良久

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起亦熟睡睡覺常及暮乃去

范正平字子

彝忠宣次子

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
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
存亦何足樂

楊尚書玠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人侵占子弟欲詣
府訴其事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
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

離子弟不敢復言

鑒識

李文正公昉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公嘗期王旦為相自小官薦進之公病召旦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

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劉宋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
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欣懽
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
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
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為惠又不徵借顏色即大
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服

真宗朝李文靖沆王文正旦同時執政四方奏報祥瑞

沆故滅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疏陳以為失德所招
上意不憚旦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
順之美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事四譯則
耽酒色或崇釋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上富於春
秋須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驕則可為持盈
守成之主沆老矣公他日當見之旦猶不以為然至
晚年東封西祀禮無不講時沆已薨旦繪像事之每
胸中鬱鬱則摩腹環行曰文靖文靖益服其明識也

曹瑋久在秦州屢章乞代王旦薦李及衆疑及雖謹厚
有行檢非守邊才韓億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
吏亦心輕之會有戍卒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吏執
以聞及方坐觀書召前畧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
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
達京師億聞之見旦道其事且稱旦知人之明旦笑
曰戍卒為亂主將斬之此常事何足異旦之用及非
為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十年羗人讐服瑋處邊事

已盡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瑋之
成績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
而已億益歎公之識度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薦其才於李文靖屢矣而終
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準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
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曰
斯人才則才矣顧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
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曰他日後悔當思

吾言也晚年權寵相軋交至傾奪始服文靖先識

唐待制肅先與丁晉公為友後居水櫃街宅正相對丁
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其故唐曰謂之入
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
耳後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
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王
魏公與楊文公品量人物楊曰丁謂果何如公曰才
則才矣語道未可他日在上位使有德助之庶保終

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丁果被流竄

章得象為職方知洪州罷歸丁晉公與楊文公博召數人皆不至丁以為二人博無歡楊曰有章職方者善博可召之既至丁不勝輸銀器數百章無喜色亦不辭他日又博章輸銀器數百亦無吝色丁嘉其有度援引以至清顯嘗云章公他日必為公台

王沂公曾初就殿試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為相適求壻語其夫人曰吾得壻矣乃舉公姓名曰此人今次

不第後亦當為公輔是時呂文穆公家亦求姻於沂
公公聞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唱名果在第
一晏元獻嘗屬范文正擇壻久之文正言有二人其
一富高一張為善元獻曰二人孰優文正曰富修謹
張疎俊富君器業尤遠大遂納富即鄭公也時猶未
改名以宰相得宰相衣冠以為盛事為善亦安道舊
名

盛文肅公度為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

有章自建州司戶參軍授鄭州推官過揚州文肅驟
稱其才雅置酒召之有章荷其意為一詩謝別公先
得詩不發封即還之謝不見有章殊不意往見通判
刁繹具言所以繹疑將命者有忤詣公問故公曰無
他也吾始見其氣韻清秀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
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
此官志已滿矣明年除館閣坐舊事寢奪改差國子
監主簿仍帶鄭州推未幾卒於京師

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萊公計使供奉官曹利用
議和許歲遺銀絹三十萬足兩利用之行也面請所
遺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及還上在帷宮
方進食未之見使內侍問所遺利用曰此機事當面
奏上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畧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
指加頰內侍入白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
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宮淺泊利用具聞
其語既對上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

過多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由此利用被
賞尤厚然當時朝論皆以三十萬為過多惟宰相畢
士安曰不如此契丹所願不滿和事恐不能久衆未
以為然也然自景德至元祐將百年自古漢蕃和好
所未嘗有畢公之言得之矣

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
擢第釋褐為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
書及所作文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為屬吏得

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畧不加禮課其
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
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
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峻而驕我故
抑之以成其德耳詠聞之始以王公為真相知也

張忠定公詠知通進銀臺司并州有軍校笞他部卒至
死獄具奏上法官謂非所部當如凡人公執奏之曰
并接西羌屯兵數十萬一旦因一卒抵校死卒有輕

所部之心不如杖遣之於權宜為便上如法官議不數日并卒有怨本校白晝五六輩提刀趨喧爭前刺校胸狼藉戶下遂竄去朝廷方以公所執為是一云公在銀臺時張永德為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脅刺其太校者上始寤公言面加慰勞張尚書牟崖鎮蜀時承旨彭公乘始冠欲特所業為贄

求文鑒大師為之先容鑒曰請君遇旌麾游寺日具
襴褌與文侯之老僧先為持文奉呈果稱愛方可出
拜蓋八座之性靡測一日果來鑒以彭文呈之公默
覽殆遍無一語褒貶擲之於地彭公大沮後將赴闕
臨歧託鑒召彭至語之曰向示盛編心極愛嘆不欲
形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以一語獎借必凌忽自情
故擲地以奉激他日子之官亦不減老夫而益清近
留鐵緡鈔二伯道為縑紉之助勉之後果盡然

趙清獻帥蜀日有妓戴杏花公喜之戲謂曰頭上杏花
真可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趙益感之謂直
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為我呼來去
已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老兵忽自幙後
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
矣雖承命實未嘗往也

李久則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
火熄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若籠運器甲不決旬軍器

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
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燄火甚嚴方宴而焚
必奸人所為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議者以宦官監軍主帥
不得專致平失利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相呂
文靖公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公擇
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
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

朔日都知叩頭乞罷監軍時嘉公有謀夫不動聲色
坐罷監軍哲人舉事固自不凡陳竇之禍皆由謀之
不足也是以君子立朝貴有智

慶厯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四諫四人
者力引石介而執政亦欲從之時范仲淹為參知政
事獨謂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為奇
異若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
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矣主上雖富

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介專以徑直狂傲為務人多畏其口或有薦於上謂介可為諫官者上曰此人若為諫官恐其碎首玉階蓋疑其效劉栖楚也

余靖為人
不事

修飾作諫官日因賜對面陳時方盛夏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菽噴唾在吾面上

寶元中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

鏞

樞密

四人皆罷王忠穆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驂之此行前十年已有

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為三司
鹽鐵副使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
初起為定帥融至定治事畢瑋謂融曰決事已畢自
此當還明日欲少留有所言融既愛其雄材又聞欲
有所言遂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
公滿面權骨不為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為相則不
然也顧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
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融曰四境之事惟

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實知之今當為公言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於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聞其常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形容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為邊患計其時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

醢爾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竟如其言也

張鄧公士遜為殿中丞王城東一見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惟楊大年公有一茶囊惟大年至則取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羣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也一日公復命取茶囊又往窺之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

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又文潞公為太常
博士通判兗州回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太
博曾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頻揩磨之揖潞
公就觀此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背既而密語潞
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即日擢為監察御史不十年入
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平章事三十七年
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康寧近世未有其比

張芸叟云呂申公知人故多得於下僚家有茶羅

子一銀飾一金飾一棕欄方接賓索銀羅子常客也
金羅子禁近也棕欄則公輔必美家人常排列於屏間
以候之

密雲龍茶極為甘馨黃秦晁張號蘇門四學士子
瞻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密雲龍一日又
命取密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廖正一明
略也

前輩名公鉅卿往往具知人之哲如馬尚書亮之於呂

許公陳恭公曾諫議致光之於晏元獻呂許公之於
文潞公夏英公之於龐穎公皆自布衣小官時即許
以元宰之貴不可一二數初非有袁李之術但眼力
高閱人多故耳史傳所載以為名談近世如史忠獻
彌遠趙忠肅方亦未易及忠獻當國日待族黨加嚴
猶子嵩之子申初官棗陽戶曹方需遠次適鄉里有
佃客邂逅致死者官府連逮急甚欲求援於忠獻而
莫能自通遂夤緣轉聞因得一見留飯終席不敢發

一語忽問何不赴棗陽以尚需次對忠獻曰可急行
當作書與退翁矣子申拜謝因及前事公曰吾已知
之弟之官勿慮也公平昔嚴毅少言遂謝而退少間
公元姬林夫人因扣之公曰勿輕此子異日當據我
榻也其後信然又趙葵南仲通判廬州日往謁公時
候見者數十人皆謝去獨召兩都司及趙延入小閣
會食且出兩金奩貯龍涎冰腦俾坐客隨意燕之次
至趙即舉二合盡投熾炭中香霧如雲左右皆失色

公亟索飯送客俾趙聽命客次入皆危之既而出劉
知滁州填現闕即命之任而信公平生功業實肇於
此焉又趙忠肅開閩西京日鄭忠定清之初任彞陵
教職首詣臺參鄭素癰瘁若不勝衣趙一見即異人
待之延入中堂出三子俾執弟子禮鄭跼蹐不自安
傍觀怪之即日免衙參等禮及行復命諸子餞之前
途且各出雲萍錄書之而去他日忠肅問諸子曰鄭
教何如長公答曰清固清矣恐寒薄耳公笑曰縱寒

不失為太平宰相後公疾革諸子侍側顧其長歎曰
汝讀書可喜然不過監司太守次語文仲范曰汝開
閭恐無結果三哥葵甚有福但不可作宰相耳時帳
前提舉官趙勝素與都統制扈再興不協泣而言曰
萬一相公不諱勝必死於再興之手時京西施漕在
傍公笑謂施曰趙勝會做殿帥扈再興安能殺之其
後所言無一不驗

御史臺有閤吏隸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頗

能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聲喏之時以所執之挺
驗中丞之賢否賢則橫其挺否則直其挺此語諠聞
凡為中丞者惟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為中丞聞望甚
峻閤吏每聲喏必橫其挺一日范視事次閤吏報事
范視之其挺直矣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觀
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
親諭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
復丁寧教誡者數四大凡役人者受以法而觀其成

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
下事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
覺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慚謝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為冠公綽唱之仲郢
和之其餘名士亦各修整舊傳柳氏出一婢婢至
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
以手取視之且與駟僮議價婢於窻隙見之因作
中風狀仆地其家怪問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

柳宅也因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矣婢曰不然我曾服事柳家郎君豈忍為此賣絹牙郎指使耶其標韻如是

呂獻可待對於崇政殿時司馬溫公為翰林學士相遇朝路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何所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

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
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必天下受其禍矣溫公又諭
之曰與公相知有所懷不敢不盡未見其不善之迹
遽論之不可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謀議
者二三執政爾苟非其人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
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後安石變法人始服獻

可先見

呂誨字獻可正惠公端之孫其彈荆公文有
云外示朴野中懷險詐學師孔孟術慕管商

語等

張樂全守陳富鄭公在毫社以不行新法謫知汝
州假道宛丘與樂全相見富歎曰人果難知某三
次薦安石謂其才可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樂全
曰自是彥國未識人方平昔年知舉辟為點檢試
卷官每向前來論事則滿院無一人可其意者自
是絕之至今無一字往還或薦宋芑公兄弟可大
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則廷臣無一人是
者已而芑公果相景文終於翰長樂全與昭陵之

見同李待制在仁宗朝嘗為州縣官因邸吏報色
希仁拯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
曰包公無能為今知鄆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
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此人

元祐間東坡在禁林張無盡以書自言曰覺老近來見
解與往時不同若得一把茅蓋頭必能為公呵佛罵
祖蓋欲坡薦為臺諫也溫公頗有意用之嘗以問坡
坡云憤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

馴良服轅者使安行於八達之衢為不誤人也溫公
乃止

王荊公初見晏元獻元獻熟視無他語但云能容於物
物亦容矣荊公唯唯退而思之此語有所本或自為
之言識者謂荊公平日所短正在乎此何元獻遂知
其然耶

熙寧初王宣徽之子正甫字茂直監西京糧料院一日
約邵康節吳處厚王平甫共飯康節辭以疾明日茂

直來康節謂曰某之辭會有以吳處厚者好議論平甫者介甫之弟介甫方執政行新法處厚每議刺之平甫雖不甚主其兄若人面罵之則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辭會也茂直歎曰先生料事之審如此昨處厚席間毀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於府某解之甚苦乃已嗚呼康節以道德尊一代平居出處一飯食之間其慎如此

姚麟為殿帥王荊公當軸一日折簡召麟麟不即往荊

公因奏事白之裕陵裕陵詢之麟對曰臣職掌禁旅
宰相非是以片紙召臣臣不知其意故不敢擅往裕
陵是之又有語麟馭下過嚴者裕陵亦因事勵之麟
恐伏而對曰誠如聖訓然臣自行列蒙陛下拔擢使
掌衛兵於殿廷之間此豈臣當以私恩結下為身計耶
裕陵是之

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
川道路形勢險要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是

時丞相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

神宗升遐會程顥以檄至府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作相當何如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韓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已而皆驗

建中初江公望為左司諫上言神考與元祐諸臣
非有斬祛射鉤之隙也先帝信仇人黜之陛下若
立元祐以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
與爭興則黨復立矣徽宗初欲革紹聖之弊以靖
國於是大開言路眾議以瑤華復位司馬光等叙
官為所當先陳瓘時在諫省獨以為幽廢母后追
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
辨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詔以

禮行之庶無後患不冝欲速貽悔朝議以公論久
鬱連欲取快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
悉改建中之政人皆服公遠識

元祐初政司馬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
剗革畧盡至罷僱役復差役人情未協范純仁謂光
曰治道去其太甚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
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謀
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

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連富貴哉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如此後紹述之興果借此為詞

邵伯溫常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之奸投之死地亦何足惜范忠宣知國體者也故每欲薄確之罪時既不能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用心也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疾

惡太甚卒貽後日縉紳之禍可奈何

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為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黷以鄙文冠天下往謝公公不問而獨問生事豈以黷為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名列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官亦不問可知衍獨懼其

生事不足以致進退皆為廩祿所拘管耳賈為之歎服

杜正獻公有門生為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

知子烏足以伸其志徒取禍耳予非欲子毀方瓦合
蓋欲求和於中也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
做用世語便是古大臣

國家與遼結歡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宣和伐燕
之謀用其降人馬植之言由登萊航海以使於女真
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真土地歸本朝
時主其事者王黼也時論多以為不可宇文虛中在
西掖昌言開邊之非策論事疊疊數千言設喻以為

猶富人萬金之產與寒士為鄰欲肆吞并以廣其
居乃引外禦而與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
畜汝得其全外禦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
為切鄰外禦所窺欲一日高枕安卧其可得乎种師
道亦言今日之舉如寇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分其
室也兩喻最為切當當事者既失之於女真復用之
於蒙古而社稷隨之矣宣和元年高麗國王病遣使
求醫上擇二良醫往歲餘方歸醫奏王館待甚勤謂

曰高麗小國世荷國恩不敢忘報聞天子用兵遼實兄弟國苟存之猶足為中國扞邊女真乃強敵不可交也願二醫歸告子早為之備用兵之失策雖高麗亦知之天朝君臣其謀反出小裔下耶

承平時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秤印匣而後開蔡元長秉政一日印匣頗輕疑之搖撼無聲吏以白元長元長曰不須啟封今日不用印復攜以歸私第翼日入省秤之如常日開匣則印在焉或以詢元長曰是必省

吏有私用者偶倉卒未及入倘失措急索則不可復得徒張皇耳蓋卽裴晉公之事也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語知泗州劉綱奏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趙鼎繼奏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闕國體倘朝廷畧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浚怒鼎異已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

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閹
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
傷上意彼見謫輕必不致力營求又幸其位必以次
窺進安肯容其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等其黨
愈固而不破矣浚始嘆服

張浚與趙鼎同志輔治相得甚歡行且竝相史館
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
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

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悖戾矣
秦檜當國有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偽繳原書管押
其回檜見之即假其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
書此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束之則鋌而走險矣

韓范不能用張元李昊遂奔西夏大為邊患檜此
舉勝韓范矣所謂下人有上上智有人作韓魏
公書謁蔡君謨君謨雖疑之然士頗豪與之三千
因回書遣四兵送之并致果物於魏公客至京謁

公謝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夏太尉在長安可往見之即為發書子弟疑謂包容已足書可勿發公曰士能為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訥訥然驚駭急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密告母謂此卒定非凡人

乃邀至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
為夫婦靳王後立殊功為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
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道去夫
人抗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為之動色
其明智英偉如此

張循王罷兵就第一日秦丞相召見言有少事煩郡王
建康鎮江軍皆闕帥請薦其人張唯唯而退越日又
言之張辭以居間已久部曲悉離散無可薦者秦曰

教郡王薦翰林學士則難薦軍帥職也復何辭張不
得已乃以劉寶王權名上二人實嘗隸韓蘄王其遠
嫌杜忠如此紹興中車駕幸張循王第過午尚欲從容
循王再三趨巨璫白上乞早早歸內皆莫測其所以
他日有叩之者答曰臣下豈不願天子款留私第為
榮但幸秦太師府時未晡也即登輦聞者歎服其識
慮之高遠焉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

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
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
也王嘗春日游後園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
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
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
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相付何如對曰不足為也
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
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

為其人乃造巨艦極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秀都雅若書司客將十數輩騶從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多得駿馬獲利殆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軍容獨壯王大喜問其何以致此對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并招其貴人用事者珍羞畢陳女樂迭奏皆其國中所未嘗睹其君臣大

悅遂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

綾錦等物餽遺過當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

予優厚問能再往乎曰此戲也更往敗矣願仍為卒

退老園中

此卒顏然甘寂苔堦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國轉恢奇乃如此然以一弊衣老卒

慨然捐五十萬畀之使得從容盡其展布其意度之恢弘何如哉人謂循王在錢眼裏坐其然豈其然乎

楊和王沂中間居郊行遇一相押字者楊以所執杖書

地上作一畫相者再拜曰閣下何為微行至此宜自

愛重王愕然詰其所以相者曰土上一畫乃王字也

王笑批緡錢五百萬仍用常所押字命相者翼日詣
司帑司帑持券熟視曰汝何人乃敢作王偽押來賺
物吾當執汝詣有司問罪相者具言本未至聲屈冀
動王聽王之司謁與司帑打合五千緡與之相者大
慟痛罵司帑而去異日乘間白王王怪問其故對曰
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胡說增添則王之謗厚矣
且思王已開王社何所復用相王起撫其背曰爾說
得是即以予相者幾百萬旌之

趙衛公雄相孝宗一日奏事上從容語及鄭丙曰鄭丙
不曉事問他吳玠乃云小孩兒解甚的衛公曰以大
將比小兒丙誠不曉事然以臣管見玠雖有長亦有
所短上曰何故公曰為人細密警敏此其所長然敢
於欺君父及恃其險巧而愚弄士大夫此其所短但
朝廷用之不得其地耳上曰何謂不得其地公曰往
年恢復至德順中原父老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肩
摩袂接悉取免敵錢大失民望迄於無功中原之人

至今怨此子深入骨髓而朝廷乃使之世為西將西人又以二父故莫不畏伏挺亦望宣撫之任久矣蜀雖名三軍二軍僅當其偏裨雖陛下神武御將百挺何能為然古帝王長慮却顧為子孫萬世計似不如此上大感悟後挺死朝雖畧行其言已而復故開禧丁卯吳曦僭叛世始思衛公之言

趙汝愚與韓侂胄既定策欲立寧宗諭殿帥郭杲以軍五百至祥禧殿祈請御寶杲入索於職掌內侍羊駘

劉慶祖二人私議曰今外議洶洶如此萬一入其手或以他授豈不利害於是封識空函授杲二璫取璽從間道詣德壽宮納之憲聖及汝愚開函奉璽聖自內出璽與之

趙汝愚先藉韓侂冑力通宮掖立寧宗侂冑所望不過節鉞劉弼從容謂汝愚曰此事侂冑不能無功亦須分些官職與他徐誼亦曰侂冑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葉適亦調汝愚曰觀侂冑意止望節鉞

宜與之朱熹曰汝愚宜以厚賞酬侂冑勿令預政汝
愚謂其易制皆不聽止加侂冑防禦使侂冑大怨望
遂構汝愚之禍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
著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乞平原
羅大經亦有云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烟
不使慶元為慶厯也由人事也由天

元廉希憲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為中書平章時江南劉
整以尊官往見公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襁褓

冠衣袖詩請見公亟延入坐語稽經抽史飲食勞苦
如平生歡既罷公兄弟等請於公曰劉整貴官也而
兄簡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兄加禮殊厚某等不能
無疑敢問公曰此非汝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
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貴背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
生所謂朝不坐燕不與彼何罪而羈囚之況今國家
起朔漠我於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公之
卓識若此

宋稗類鈔卷十